

【英语文学】

弥尔顿的《失乐园》中的科幻冲动

王玉莹 郝田虎

【摘要】21世纪以来,弥尔顿的《失乐园》与科幻文学的关系获得了学界广泛关注,但现有研究或论述模糊,或时常离题。模糊指《失乐园》是“科幻的萌芽”“可以被描述为科幻”及“是科幻”这三种论述的出现;离题指的是学界在讨论其与科幻的渊源时常偏离科幻二字,走向奇幻文学研究。《失乐园》中的科幻元素有新宇宙(自洽宇宙论+太空旅行)、新居民(外星生物+怪物+狂热科学家)及新技术(虚拟现实概念)。这三组科幻元素共同构成了这部史诗的“科幻冲动”特征,揭示了《失乐园》里众多思想实验的未来指向和其中科学与宗教的相互交织。在文本内部探索弥尔顿史诗与科幻的渊源,可以明确并提升科幻文学在当代的地位与价值,有益于保持经典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永恒与不朽,还能够促进传统史诗与现代科幻的跨越、比较与汇通。由此,可以同时收获对经典史诗及现代科幻的新维度认知,为经典文学与通俗文学研究添砖加瓦。

【关键词】约翰·弥尔顿;《失乐园》;幻想文学;科幻冲动

【作者简介】王玉莹,女,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幻文学研究;郝田虎,男,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浙江 杭州 310058)。

【原文出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杭州),2023.10.145~15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A298)。

一、引言

在科幻研究领域中,著名的科幻作家、评论家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在他的专著《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 2000)中指出,科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文学文本中,并直言“科幻的萌芽来自一个更早的文本,一个对整个浪漫主义有着独特、强大影响的文本——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1]155}。随后,他在《科幻小说史》(*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2005)中又强调,哥白尼世界观^{[2]50}以及后来的牛顿世界观^{[2]76}对科幻小说的出现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弥尔顿的《失乐园》“可以被描述为科幻”,而但丁(Dante Alighieri)的《天堂篇》(*Paradiso*)和阿里奥斯托(Ariosto)的《疯狂的罗兰》(*Orlando Furioso*)则不可^{[3]141}。近年来,弥尔顿研究领域中也有学者认为《失乐园》是科幻小说。虽然“科幻”(science fiction)这个词直到1927年^①才被创造出来,而且往往让

人联想到凡尔纳和威尔斯等作家,然而,更早的作品或许也可以算作科幻小说,广泛借鉴了《失乐园》的《弗兰肯斯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4]139}。从《失乐园》是“科幻的萌芽”“可以被描述为科幻”及“是科幻”等论述中可见,弥尔顿的《失乐园》与科幻文学的渊源非常深远。需要注意的是,《失乐园》“是科幻”的说法还需再三斟酌。在《科幻之路:从吉尔伽美什到威尔斯》(*The Road to Science Fiction: From Gilgamesh to Wells*, 1977)的前言中,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詹姆斯·冈恩(James Gunn)提到了早期的文学作品,如古希腊诗人荷马(Homer)的《奥德赛》(*Odysseia*)和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云》(*The Clouds*)与《鸟》(*The Birds*)等,从而追溯科幻文学的起源。当然,他严谨地补充道:“我并不是说,上述这些例子都是科幻小说。”^{[5]11}同样地,本文并不旨在论证或反对《失乐园》“是科幻”这一说法,学界仍需对此做更充

分的讨论。然而,“文类传统的合法性是在回溯中得到确立的”^{[6]75},《失乐园》与现代科幻的深刻渊源显然值得我们去追溯。

目前来看,学界对《失乐园》中的科幻观念以及科幻中的弥尔顿思想讨论还远远不够,甚至在研究路径和内容上往往有所偏离。2006年,劳拉·朗格·诺普斯(Laura Lunger Knoppers)和克雷戈里·M. 科隆·塞曼萨(Gregory M. Colón Semenza)合著的《大众文化中的弥尔顿》(*Milton in Popular Culture*)出版。尽管在序言里,作者声称“弥尔顿史诗中的各种元素——另一个世界的背景、宏大的善恶冲突、决定世界命运的英雄、太空旅行、战争和未来主义愿景……都对奇幻和科幻小说家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7]11},但在正文的五个部分中,该书分别将弥尔顿与“奇幻文学”“恐怖电影”“喜剧电影”“社会公正”和“现代科技”联系起来,明显遗漏了科幻这一领域。2021年,权威期刊《弥尔顿研究》(*Milton Studies*)刊发了凯瑟琳·卡洛威·苏达(Katherine Calloway Sueda)的《科幻与奇幻中的弥尔顿》(*Milton in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一文,目的是在科幻领域和奇幻领域来寻找弥尔顿的踪迹,其重点却仅落在《失乐园》与奇幻的关系上。可以看到,弥尔顿与幻想文学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但此类研究往往走向单向度的“弥尔顿与奇幻文学”的研究,忽略了“弥尔顿与科幻文学”的关系。本文尝试将弥尔顿史诗《失乐园》中的经典科幻元素梳理清楚,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这部史诗的科幻冲动(SF impulses)。另外,这些元素在众多科幻作品中的频现以及现代科幻中科学与宗教双重色彩的存在,说明弥尔顿对现代科幻的影响不容忽视,亟须科幻界的关注与重视。

二、《失乐园》中的科幻元素

仅在拼接尸体与一道闪电的交汇下,《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8)成为文学界大多数人认可的首部科幻作品。相比较而言,《失乐园》的科幻色彩更加浓厚,因为其文本内部包含了多重科幻元素。除了“另一个世界的背景、宏大的善恶冲突、决定世界命运的英雄、太空旅行、战争和未来主义愿景”^{[7]11}

等关键词之外,对照现代科幻中的常见话题,《失乐园》给科幻界带来的还有自洽宇宙论、外星生物、怪物、狂热科学家和虚拟现实概念等。在本文中,笔者将其中的科幻元素分为三个大类,即新宇宙、新居民和新技术。

(一)新宇宙(自洽宇宙论+太空旅行)

熟悉科幻的读者们会发现,英国作家阿瑟·查尔斯·克拉克(Arthur Charles Clarke)、美国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以及中国作家刘慈欣等科幻作家都各自有一套自洽的宇宙论。在他们的宇宙论中,新世界具备一定的文明与秩序: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让读者相信人类的未来在星海之中,阿西莫夫在“机器人系列”中反思了人类文明,而刘慈欣《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同样令人咋舌。当我们往前追溯几个世纪,弥尔顿的《失乐园》中的新宇宙不会让读者们失望。在此不得不提,《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将“空间”的第一个天文用途归于《失乐园》第一卷第650行中提到的“空间可能产生新的世界”^②。正如大卫·德瑟(David Desser)所言:“弥尔顿花了大量时间讨论故事展开的物理环境,天堂、地狱和伊甸园都是为了灌输一种坚定的场所感而创造的。”^{[8]173}由于宗教正统教条的限制,《失乐园》的宇宙论主要围绕宗教常见的地点——天堂、地球(主要指伊甸园)与地狱,它们受制于各自的法律、法规。

天堂处于最高层,由上帝、神子及大量的天使构成。反对三位一体的弥尔顿认为神子与上帝本质不同,前者是后者的造物。在天堂,上帝占统治地位,而神子是上帝的辅助者和代理人。天使按照圣经传统被分成了九级^③,且分属于天堂中的两种主导模式:军队和唱诗班^{[9]265}。除了天使的等级和职责外,弥尔顿还借亚当与拉斐尔的对话探讨了天使是由什么构成的、存在了多长时间、如何犯罪、如何战斗、如何堕落、吃什么、如何与人类互动、是否有性别以及如何表达爱等。

伊甸园置于中层,供人类始祖与鸟、兽、鱼同住,且前者管理后者。尽管只有人类始祖二人在此,我

们依旧能找到城邦、帝国等与政治相关的因素。天使米迦勒曾暗示这里是人类的“首府”(11.343)^{[10]440}，亚当与夏娃的辛勤劳作是为了驯服他们的“地上帝国”(4.145)^{[10]281}，种种“温雅”侍候着女王般的夏娃(8.60)^{[10]364}。也就是说，在这个乌托邦式的花园中，我们能找到一个政体雏形。另外，二人的分工劳作象征的是人类始祖对社会意义的初步把握。在争执中，他们讨论了劳动是该共享还是分工、应当是劳逸结合还是劳逸分离、应当是饭来张口还是自给自足等问题。他们逐渐开始理解劳作的社会意义。虽然夏娃的一意分工间接导致了二人的堕落，但也为他们走出伊甸园(社会雏形)、走进大世界(社会成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地狱处在最下层，是堕落天使的去处。地狱中的一切，比如成员结构、政权等都是对天堂的拙劣模仿。与天堂相对应，地狱的成员由撒旦一家和其他堕落天使组成。撒旦占统治地位，撒旦的家人(情人兼女儿“罪”及儿子兼孙子“死”)是其左膀右臂。也就是说，地狱中也出现了三位一体，即撒旦、“罪”和“死”，对应着基督教文化中的圣父、圣子、圣灵。围绕在地狱中三位一体周边的是堕落天使。他们在万魔殿(Pandæmonium)中召开公民大会，商议如何复仇、谁是主力等问题。开会地点万魔殿是万神殿(Pantheon)的戏仿，象征着撒旦将天庭的那套政权对应地搬到了地狱中。

《失乐园》中每个世界政权分明，这是弥尔顿笔下宇宙秩序井然的前提。可以说，这部史诗中的自洽宇宙论等级森严，充满了其时的物理性与政治性。按照空间位置从上到下的顺序，每个世界都像圣经一样，是一个“复杂的、支离破碎的文本”，需要一种既“有想象力又有纪律”的解释实践来应对和涵盖其异质性^{[11]7,66,81}。

在这一宇宙论中，星际旅行成为可能。17世纪，这种想法在天文学家开普勒的《梦》(Somnium, 1634)中被付诸实践。“《梦》是开普勒对科幻小说发展的贡献，它像是一个迷信和科学的奇特混合体，但他提到精灵和巫术的地方基本上都是隐喻。”^{[12]9}同样地，在

开普勒笔下的精灵带着人类漫游太空后，弥尔顿笔下的堕落天使也带着人类进行了太空之旅——撒旦给夏娃的梦植入了类似的太空旅行，它强调了旅行的目的，即“成为女神，不受地球限制”(5.78)^{[10]304}。这种想要脱离地球、向上飞升的愿望也是人类开启现代太空旅行的初衷。

不仅如此，弥尔顿想象的太空之旅似乎比开普勒的更胜一筹。在《失乐园》中，太空旅行不仅发生在梦里，也发生在梦外，主要指的是撒旦和拉斐尔的旅行。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弥尔顿通过对二者太空之旅截然不同的描述来呈现魔鬼所代表的黑暗与天使所代表的光明。对前者而言，在尚未启程时，他便知晓这是场“可怕的远征”(2.426)^{[10]242}。在漫漫征途中，他历经千险，使出浑身解数。弥尔顿写道，他：

……越过

低洼、险峻，经过平直、崎岖、
茂密和空蒙，用头、手、翼、脚，
拼命赶路前进，或泳、或潜、
或涉、或爬、或飞。(2.948—950)^{④[10]254}

……在长久的

漫游之后，终于发现一线曙光，
便加紧他的步伐，向那边走去。(3.499—501)^{[10]270}

撒旦的旅程从第二卷的第629行开始，到第三卷的第633行结束，在篇幅和内容上都给读者留下了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印象。相比较而言，拉斐尔的旅行仅有不到30行(5.247—5.275)的篇幅，是一场休闲观光之旅。在拉斐尔的视野中：

……万里无云，没有什么

妨碍他的视线，连小星星也没有，
他望见地球，和其他闪烁的
星球一样，望见乐园，诸山顶上
都有香柏树；隐隐约约的，
好像伽利略夜间从望远镜中所见的
月亮中的想象境界，或像
船长从西克拉德群岛中远望德洛
或撒摩那样的小岛，如一抹云影。

他连忙向前飞去,穿过广阔
无垠的太空,飞翔于大千世界之间,
时而挥动稳健的翅膀,以乘极风;(5.257—268)^{[10]308}
与从地狱到地球的黑暗之旅相比,从天上到地
下的旅途要轻松、明朗得多。撒旦的旅途是漫长而
艰险的,而拉斐尔的旅程是短暂而轻松的。实际上,
它们反映了科学技术视野下地理大发现及伽利略的
望远镜对弥尔顿文学的影响。

撒旦征途的起点是地狱,中途经“混沌”,那里
是“一片茫茫混沌的神秘景象,/黑沉沉,无边无际的
大海洋”(2.891—892)^{[10]253}。弥尔顿多次将他的征途
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远洋航行做类比,而《失乐园》
本身也确实被看作一部反映了大航海、大发现时代
的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13]485}。

如在海上遥望,见一飘渺船队,
群帆高挂云端,乘彼岸的贸易风
从孟加拉或特拿德、替道诸岛,
就是商人们贩运香料的地方,
冒着季节潮的危险,越过茫茫的
埃塞俄比亚海,望遥好望角,
连夜向南极挺进,那飞行的
魔王高飞远去,仿佛就是这样。(2.636—643)^{[10]247}

地理大发现包括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新航
路的发现、新大陆的发现、环绕地球航行的完成以及
这些发现在世界历史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14]3}。这一
大事件“分为两个阶段……从15世纪中后叶到16世
纪初中叶,是西班牙、葡萄牙充当急先锋的时期……
后一阶段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末叶,是荷兰、俄
国、英国、法国等扮演主角的时期”^{[13]13}。弥尔顿写作
《失乐园》的时期正是英国作为地理大发现主力的时
期。一场远洋航行有几个必备要素,如航海家、航海
工具及其他助手等。而在撒旦的征途里,他自己既
是航海家,也是航海工具,且是孤身一人。在穿越
“混沌”时,魔王“张开广大的翅膀”如同“巨帆”
(2.927—928)^{[10]254}一般,于是魔王的身体便成了一艘
巨大的轮船。在穿越“混沌”后,“撒旦少劳而心安,
如一叶扁舟/在熹微的晨光中,平浮在静波上。/又如

舟行出险,虽然桅绳船具破败,/却欢欢喜喜地进入
港内时一样”(2.1041—1044)^{[10]256}。与航海时代浩浩
荡荡的探索船队相比,撒旦的航行准备显得十分寒
酸,这可能也是他的征途艰难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二者飞行的难度差异跟飞行器有关,
也跟弥尔顿对望远镜的两次委婉指涉有关。一方
面,堕落之后,成为坏天使的撒旦依旧拥有翅膀。然
而,弥尔顿基本没有对撒旦的翅膀做描述,反而呈现
了他“半走半飞……需要桨,需要帆”(2.941—942)^{[10]254}
的笨拙样子。可以说,奔波中的撒旦像很多事物,可
以是一只野兽,也可以是一艘船,但已经不像天使
了。此时,翅膀作为飞行器的功能也很有可能消失
了。相比较而言,拉斐尔的轻盈下凡使其散发出名
副其实的天使魅力。拉斐尔属于六翼天使群体,
弥尔顿也特意强调了他的翅膀(5.277—285)^{[10]309}。
在其飞行过程中,这六只翅膀就是他的飞行器,
“象征着速度”^{[9]268}。另一方面,弥尔顿在描述二者
时都提到了伽利略的望远镜。在拉斐尔那里,望
远镜可以说是除翅膀外的另一辅助工具;而在撒
旦那儿,望远镜揭示了他的孤独无助和龟速前
行。在拉斐尔的飞行中,弥尔顿写道,“他望见地
球……望见乐园……好像伽利略夜间从望远镜中
所见的……”(5.258—262)^{[10]308}。这种“望见”尽管“隐
隐约约”(5.262)^{[10]308},却也助力了拉斐尔的飞行。因
为在拉斐尔向地球上的伊甸园飞去的途中,他能锁
定旅行终点,从而轻松抵达。再来看撒旦,自其出
场,他便一直背着那“沉重的盾牌”(1.284)^{[10]218},当然
也包括在其飞行过程中。更有趣的是,在弥尔顿笔
下,他的盾牌如同伽利略“用望远镜探望到的……月
轮”(1.287—288)^{[10]218}。如此一来,撒旦既没有翅膀的
助力,望远镜也远在天边,只剩下背上那只庞大的盾
牌。斯蒂芬·多布兰斯基(Stephen Dobranski)指出,
“撒旦与17世纪动物百科全书中描述的两栖乌龟有
几分相似”,因为“shield”在文艺复兴时期不仅可以
用来指防御性的盔甲,还可以指动物的庇护所^{[15]498}。
对比文中两次关于望远镜的描写,弥尔顿似乎一边
想要将望远镜塞给拉斐尔助其定位伊甸园,另一边

从撒旦身边拿走望远镜任其盲目探索,甚至还将望远镜放到读者手中让我们观察镜筒里如乌龟般缓慢爬行的撒旦。

作为《失乐园》中提到的唯一同时代名人,伽利略与弥尔顿的渊源远不止如此。比如,两人的作品中有类似的叙述:伽利略在《星际使者》(*Sidereus Nuncius*, 1610)开篇就直言自己的科学发现离不开上帝的启发^{[16][138]};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多次呼吁圣灵给予其灵感。再比如,有学者认为弥尔顿笔下的撒旦所发明的大炮(cannon)也与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中的小石头(cannonball)联系密切^{[17][92]}。出于篇幅限制,这里不做过多讨论。本文所论述的“新宇宙”部分主要是将弥尔顿的《失乐园》与伽利略的天文发现联系起来。可以看到,《失乐园》确实将17世纪的读者带领进入一个新宇宙。除了天堂、伊甸园和地狱三重世界外,弥尔顿时不时地提到其他星球及其中的外星生物,这与伽利略的天文发现离不开。“在1610年1月7日夜晩,伽利略把他的望远镜对准星空。他看见了月球表面的景色。”^{[18][81]}对月球的天文观察将人类的想象力从地球拓展到宇宙,并催生了对太空旅行的畅想。17世纪的英国还诞生了其他描写太空旅行的文学作品,如弗朗西斯·戈德温(Francis Godwin)的《月中人》(*The Man in the Moone*, 1638)和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的《一篇关于一个新世界或另一个星球的论述》(*A Discourse Concerning a New World & Another Planet*, 1640)。相比较而言,弥尔顿的太空旅行不仅在对沿途景色的描绘上更为壮观,其对飞行细节的处理也更具科学性。或许正是因为如此,约翰·坦纳(John Tanner)将《失乐园》中的太空旅行称为“也许是高级小说中对太空旅行最伟大的描述”^{[19][268]}。

(二)新居民(外星生物+怪物+狂热科学家)

在新宇宙中,群星闪烁,吸引着各处的眼球。大卫·奈特(David Knight)认为,“科幻小说与天文学普及的混合,使我们不是宇宙中唯一有理性居民的想法看起来很有道理”^{[20][77]}。对《失乐园》而言,情况亦是如此。在读到“……每个星/可说是某个特定居民

的世界”(7.620—621)^{[10][361]}以及拉斐尔的警告“别梦想其他世界,在那儿住着/什么生物,生活是什么情况,/是怎样的境遇或身份等等”(8.175—176)^{[10][367]}时,我们知晓弥尔顿已将笔端指向了外星生物。

外星生物,对于地球上伊甸园中的人类始祖而言,最显而易见的是从天而降的天使。约德·雷蒙德(Joad Raymond)认为,“《失乐园》是一部天使之诗”^{[21][256]}。加拿大著名科幻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认为,“科幻小说作为一种形式,是《失乐园》之后神学叙事的去处,在我们的文化想象中,外星人已经取代了天使、魔鬼、精灵和圣人的地位”^[22]。丹尼斯·丹尼尔森(Dennis Danielson)在《〈失乐园〉与宇宙革命》(*Paradise Lost and Cosmological Revolution*, 2014)中也曾点明,“在《失乐园》中,最明显的外星人例子是天使——堕落的和未堕落的……他们是地球之外,甚至这个宇宙之外的访客”^{[23][191]}。有学者曾提及过这些天使的一个鲜明特征,即他们的翅膀^{[24][128]},且认为这是早期的义肢文化的一部分。笔者赞同这一思路,而义肢文化的确在现代科幻中占据大量篇幅。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即天使的身体构造是弥尔顿对完美身体的成功想象。

在《斗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 1671)中,弥尔顿在绝望与黑暗中曾借参孙之口表达了对一个更加完善的身体的憧憬:

既然生命如此需要光明,

光明本身可以说就是生命。

如果真的光明就在灵魂之中,

灵魂遍布全身各部分,为什么

视觉又局限在眼睛这脆弱的珠子里,

如此显露,如此易受损伤?

为什么不像触觉,分布在全身各部,

可以通过每一根毛细管去自由观看?(90—97)^{[25][553]}

在《失乐园》中,视力受限的弥尔顿在无奈与期待中完成了对完美身体的塑造:

他们全身是心、是脑、是耳、

是目、是知觉、是意识,随心所欲地

长出手足,如心所好地采用合适的

颜色、形状、大小或疏密。(6.350—353)^{[10]332}

弥尔顿的天使可以用全身去感知,包括视觉上的感知,这使他将对光明的憧憬寄托在了完美的感官系统上。除了感官外,天使的身体从性别与功能来看也堪称完美:它们无性别之差,是雌雄同体的;它们的“活力遍布全身各部,/(不比凡人只在心、脑、肝、肾/或腑脏)不会完全消灭,不会死”(6.345—347)^{[10]331}。17世纪60年代末,天使并没有被科学革命所扼杀,而是成为自然哲学知识的对象。尽管时人无法通过解剖、测量等科学手段研究天使,但他们确实利用它们进行了思想实验。例如,机械主义哲学家、实验家和早期皇家学会的成员如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约瑟夫·格兰维尔(Joseph Glanvill)和亨利·莫尔(Henry More)等人都写过关于天使的文章^{[9]308}。同样,弥尔顿的天使也是一种思想实验,一种对完美身体的想象。

在弥尔顿笔下的天使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便是堕落天使撒旦,他甚至被直接描述为“从天而降的外星人”(4.571)^{[10]291}。在完成了星际旅行之后,撒旦便开始了殖民计划。由于地狱实际上是堕落天使的牢笼,这里的殖民地仅指伊甸园。对坠入地狱的堕落天使而言,地球是一个理想的去处。撒旦一伙对其中伊甸园的探索实际上是一场太空移民计划。地狱像一座监狱,环境艰苦,而伊甸园是一个福地,令人神往。正如撒旦的情人兼女儿“罪”憧憬道,“你(撒旦)很快就要带我去光明幸福的/新世界”(2.866—867)^{[10]252}。当撒旦成功到达新宇宙中的伊甸园并成功引诱人类始祖后,他返回到地狱对地狱诸位说:

我将要胜利地领导你们走出这个

可厌、可咒诅的地牢,灾难的

住处,暴君给我们的监狱,

现在要像个主人去占有一个

广大的世界,和我们的故乡

天国不差多少。那是我冒大险,

辛苦得来的。关于我所做的事,

所受的烦恼,怎样艰苦地

渡过混沌界,那可怕、空虚、

浩茫、广大无垠的大深渊,

说来话长……(10.463—472)^{[10]417}

如果说撒旦的第一次地球之旅是为了探索新世界(地球上的伊甸园)和新物种(人类),那么他的下一次地球之旅则是带领众魔拓殖新世界、掌控新物种的命运。在他的家人“罪”和“死”的协助下,殖民的目的也确实达到了。他们从此在地狱与伊甸园之间建造了一座直达的大桥,顺利地入驻伊甸园并开始了他们的破坏与毁灭。

除此之外,撒旦形象还触及现代科幻中的两个常见母题,即“怪物”和“狂热科学家”。谈到怪物,我们往往首先想到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笔下的怪物。2019年,郝田虎发表了一篇将跨越世纪的史诗、小说与电影三者相结合来讨论的文章,把弥尔顿的《失乐园》与科幻的关系清晰呈现给了国内的读者,其中也涵盖了弥尔顿的撒旦形象对雪莱笔下怪物的影响^[26]。需要注意的是,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是科学家的造物,现代科幻中还有一种外星怪物,如《天外魔花》(*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 1956)里的“身体入侵者”和《环太平洋》(*Pacific Rim*, 2013)中的“多等级怪兽”等。来自外太空的撒旦就属于这一种。

撒旦的怪物特质主要体现在其出场带来的轰动感和巨大体型带来的视觉震撼。无论是出现在天上、伊甸园中,还是地狱的火湖中,撒旦都犹如一架庞大的机器一般,给所到之处带来震动。在天庭之战中,“傲慢”的他不仅带来了动荡的两军局面,还在作战中制造神秘武器大炮,使得战场雷声大响、烟雾缭绕。接着,他偷偷闯入伊甸园中,在多次变形之后,导致人类始祖食了禁果,引来大地震动、自然呻吟,伊甸园中的类乌托邦状态被破坏。除此之外,在撒旦溃败坠入深渊之时,九天的下坠带来混沌的大吼,也带来了十倍的混乱。弥尔顿对撒旦作为怪物形象的描述是非常直观的。他被比作“巨人泰坦”(Titan)、“百手巨人布赖利奥斯”(Briarios)、“百头神台

芬”(Typhon)、“海兽利维坦”(Leviathan)(1.192—208)^{[10]216}以及“鹰狮格里芬”(Gryfon)(2.943)^{[10]254}。它们的体型巨大,给人类带来震慑感。弥尔顿在圣经与神话传统下创作了《失乐园》,而现代科幻的创作背景是科学与技术的迅猛发展。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弥尔顿的怪物撒旦的罪与罚源于怪物自身的傲慢,而现代科幻中的怪物的罪与罚大多与人类相关,比如人类招引而来的外星生命(《异形》中的异形)和高科技背景下的技术造物(《猩球崛起》中的变异猿)等。

重读弥尔顿的《失乐园》,现代读者不仅能寻到外星“怪物”的影子,也能探得“狂热科学家”的踪迹,这里的“科学家”依旧指撒旦。在长诗中,弥尔顿对撒旦发明大炮过程的详细描写赋予了他发明家的身份。当坏天使大军在天庭大战中处于劣势时,撒旦提出要发明一个武器来助攻。他神态自若地说他发现了地下蕴藏的暗黑而粗糙的物质(即硫黄),这种物质经加工后可作为火药置于长圆中空的机器中,点上火后便可发挥烈性大炮的效用(6.469—491)^{[10]335}。于是,坏天使们致力于制造这一新式武器,有的制造火药,有的铸造外壳,还有的准备引火线。一夜之间,作战武器——大炮诞生了。次日,好天使们便看到了一个“新奇的东西”(6.571)^{[10]337}，“用钢、铁、石铸成/排成三行的圆柱,架在车轮上……张开狰狞的大口对着”(6.572—577)^{[10]337}他们。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身份或许可以启发我们将现代科幻中的“狂热科学家”的源头往前追溯。自尝试与上帝分庭抗礼惨败后,大天使坠入深渊,成为魔王撒旦。魔王是异端思想的源头,并狂热地致力于报仇,这种狂热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他不信奉上帝。置身于新世界的他,成为殖民者,并说出了“与其在天堂里做奴隶,倒不如在地狱里称王”(1.263)^{[10]218}的主宰者宣言。其二,他对“善行”不屑一顾。因而,“行善绝不是我们的任务,作恶才是我们唯一的乐事”(1.159—160)^{[10]215}是他的座右铭。其三,他无视世俗之事,如家庭。撒旦不仅自己一心冒险,

还鼓动他人(人类始祖)追求冒险。他本可以在地狱中与妻儿(儿孙)享受天伦之乐,但他选择走出地狱,开启漫漫探险之旅,并引诱人类始祖偷食了象征着知识的禁果。这种狂热的异端思想同样体现在弥尔顿同时代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及后来的科幻始祖玛丽·雪莱笔下。浮士德博士出于对知识的无限渴求,摒弃了圣经和基督,将灵魂交换给了魔鬼。生物学家弗兰肯斯坦亦是如此。热衷于生命起源的他在创造生命时褻渎了上帝的造物主身份,引来了一系列家庭祸事。如果说浮士德是自大的博士、学者,弗兰肯斯坦是大胆的生物学家,那么撒旦便是傲慢的武器发明家。他们三者都是现代科幻的“狂热科学家”的原型:因为在他们那里,“上帝”“善行”以及“世俗”都逐渐被遗忘了。这里的“mad”被译为“狂热”而不是“疯狂”,这些科学家往往过度迷恋对知识的渴求(体验世界、科学研究、实验发明等),而忘却了脚踏实地的世俗生活。

(三)新技术(虚拟现实概念)

2020年,严锋在《中国比较文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假作真时真亦假:虚拟现实视野下的〈红楼梦〉》的论文。这篇文章从虚拟现实的角度抓住了小说中的“镜子”“幻境”等媒介,重新解读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赋予其切合时代的文学意义,呈现经典文学在21世纪的新魅力^{[27]2}。笔者受此启发,留意到《失乐园》中的虚拟现实特质,这里的媒介是“镜像”“梦境”和“幻象”。当然,本文并无意说明17世纪便出现了虚拟现实技术,而是尝试从这个概念的角度来解读《失乐园》。正如拉斐尔在教育亚当前所言:“依照人类感官/所能理会到的,用俗界有形的东西/来尽量表达一下灵界的事(5.571—574)。”^{[10]315}21世纪的读者也可以用现代的虚拟现实视野来重读17世纪的神学叙事。

《失乐园》中的“镜像”“梦境”和“幻象”指的分别是夏娃的湖中倒影、撒旦所造的夏娃之梦以及反叛天使的幻觉景象。它们并未完全具备虚拟现实设备

的外形和功能,但它们完美地涵盖了虚拟现实的四个要素,即虚拟世界、沉浸感、感官反馈和交互性^{[28]6}。

我们可以一起回忆夏娃的湖中倒影。夏娃初生时,从百花上、浓荫下醒来,在喁喁私语的流水声的指引下来到了水波平静的湖边。在倒影中,她看到了一个面对面的形象。尽管后来的上帝之声告诉她那是她自己的影子,但她的心中已经种下了迷恋那个美丽、妩媚和温存的形象的种子。在观看、惊退与眼神交流之间,夏娃从自己的影子那里感受到了同情与爱恋。而这一点使得这一湖面之镜成为虚拟现实设备的雏形。在其中,使用者夏娃实现了与静态设备的动态交流。它制造了虚拟的镜像,这一镜像其实是用户欲望的投射,用户以为自己走进了梦想空间,与虚拟的欲望对象进行了交互,沉浸于其中。夏娃后来回忆“那时,若不是声音的警告,/我恐怕会对它凝视,直到如今,/空劳虚幻的愿望”(4.465—467)^{[10]289},这是在感叹上帝之音将其从虚拟现实世界中唤醒。在沉浸之中,上帝之声就如同现实世界的人的呼唤,成功将她拉回现实。

第二个虚拟现实场景与第五卷中的夏娃之梦相关。在梦中,她在“天使”的引导下吃了禁果,还升到了空中。梦里梦外,她都听到了呼唤。比起其在梦中感受到的禁果之“色、香、味、触”等,梦中的呼唤“声”使该虚拟场景达到了类现实的极致。因为,此梦最惊奇的地方便在于夏娃在其中梦到自己因“呼唤”由睡到醒,使她误认为自己进入了现实的世界。在弥尔顿笔下,梦中撒旦的呼唤与现实中亚当的呼唤互为对照:

……为什么还睡,夏娃?现在是
快乐的时刻,凉爽、清静,除了
夜啼的歌鸟之外,全都幽静,
这夜鸟现在清醒着,唱着她的恋歌。
现在月亮正圆,领导着群伦,
用更加欣乐的幽光装饰着万物的脸,
没有人去欣赏,辜负了这番美景。

整个天体清醒着,睁开所有的眼睛。
一切有情的都在看你,被你的美迷住,
永远用羡慕的眼光盯着你。

(5.38—47)^{[10]303}

……醒来吧,我的美人,
我的佳偶,我最近新得的礼品,
上天最好,最后的赐予,常新的欢愉!
醒来吧,晨光在照耀,清鲜的野地
在招呼我们。我们将失去最好的时光
去看看我们栽培的草木怎样发芽,
香橼的丛林怎样开花,
没药和香苇怎样滴露,
大自然怎样用五彩描绘,
蜜蜂怎样在花上吮吸甜汁。

(5.17—25)^{[10]302}

对比弥尔顿对撒旦与亚当之声的描绘,还可发现大、小宇宙之间的对应,反映了当时科学的发展:撒旦的呼唤包含了夜鸟之歌、众星拱月以及天体运动,将梦境拓于星际;而亚当之声围绕着伊甸园的晨光、野地、草木、花卉及小生灵,牢牢地扎根于地球。其实,在文艺复兴时期,花园就常被看作大宇宙的缩影^{[29]7}。可惜的是,当夏娃回归现实向亚当诉说梦境及其带来的担忧时,亚当的回答能够起到的安慰作用比较有限。在那层虚拟现实的空间里,夏娃的心早已飘到了太空中;而亚当却反复强调伊甸园的树林、泉水和花丛。在这新旧、天地、高低的虚拟与现实的对比中,弥尔顿又一次超前地触及了如何平衡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的话题。

另外,反叛天使也曾是弥尔顿笔下虚拟现实场景的体验者。不同的是,尽管都是欲望将夏娃与反叛天使带入虚拟现实场景,但后者却无法及时止损,因为没有外界之音能够将其指引回现实中。该场景出现在《失乐园》的第十卷。当人类始祖堕落且接受惩罚后,反叛天使们的惩罚随之到来。除了遭遇变身为蛇的惩罚之外,他们还被眼前的幻象所困惑:

他们定睛熟视这个奇异的光景,

心想,不只一棵禁树而是很多,
为要增加他们更多的灾祸和耻辱;
但为焦渴和饥饿所催逼,
明知是诱骗,却又饥渴难忍,
……

他们贪婪地采摘那些美丽果实,
……

不但骗了触觉,而且骗了味觉,
他们为了充饥,便高兴地
狼吞虎咽起来,谁知那不是
什么水果,而满口都是苦灰,
都高声地把那怪味啐吐出来。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
陷入同样的妄想,不像他们
所战胜的人,只上当一次。(10.553—572)^{[10]419}

通过幻象,上帝将反叛天使封闭在虚拟现实场景之中作为对撒旦诱骗人类偷食禁果的惩罚。在这一场景中,幻象的真实性带来的沉浸感达到了虚拟现实技术常言的“比真实更真实”。因为在这一幻象之中,常以听觉和视觉吸引使用者的虚拟现实场景升级到了几乎完美的状态,不但骗了触觉,而且骗了味觉,使堕落天使们明知是诱骗,却又饥渴难耐。

正如《红楼梦》中的“假作真时真亦假”,《失乐园》中呈现出虚拟现实特质的场景也是“真假”相通的,这是现代的虚拟现实与弥尔顿笔下的虚拟现实的区分。于现代用户而言,虚拟和现实有着明显的界限,且用户往往需要某个界面才能在二者之间切换^{[28]34};而于弥尔顿笔下的角色而言,虚拟和现实几乎完全重叠(夏娃对自我的迷恋,夏娃确实吃了禁果,堕落天使也的确被惩罚),且二者之间界限模糊(水中镜面一触即逝,梦境、幻象也都是抽象之物)。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认为虚拟现实最常见的呈现方式——网络空间是“无限的牢笼”^{[30]80},而对弥尔顿而言,具备虚拟现实特质的媒介是通往现实的路径。毕竟,弥尔顿笔下的“镜像”“梦境”和“幻象”使真与假完全融合在了一起。这种重叠性和融合性

使弥尔顿的虚拟现实影射了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中的洞穴寓言,而它也是现代学者追溯虚拟现实起源的出发点^{[31]2}。

总的来看,“并不是说《失乐园》本身是一部奇幻或科幻作品,而是说它具有许多在(20)世纪初或更早出现的‘流派’的特征的元素”^{[41]37}。笔者认为,这种特征可以被称为科幻冲动。

三、科幻冲动的未来指向和思想底色

裘德·韦尔本(Jude Welburn)在整合了《失乐园》中的乌托邦色彩后,借用了分别由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发现、发展的“乌托邦冲动”(utopian impulse)^{[32]510}。在梳理并剖析了《失乐园》中的科幻元素后,本文亦尝试借用这里的“冲动”一词,认为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弥尔顿史诗的“科幻冲动”,这一倾向涵盖了《失乐园》中众多思想实验铺垫下的未来指向以及这些思想实验中科学与宗教的相互交融。

在前十卷中进行了多重思想实验后,弥尔顿在史诗的最后两卷将其直接指向未来,使之有一个完整的结局。在天使米迦勒的带领下,亚当登上了伊甸园中一座最高的山,在“视频”与“音频”之间开启了自己的未来之旅。在观看“视频”前,天使米迦勒还为亚当做了准备工作:

他把亚当眼中的薄膜去掉,
那薄膜是吃禁果时说是能够明目的
那果子所生出来的。因为要看的
东西很多,用明目草和茴香来回洗涤
视神经,从生命泉中取三滴水
来点眼。这些药力深入渗透眼底……(11.412—
417)^{[10]442}

由此可见,这些准备工作并不是手指一挥那样魔法似的,“明目草”“茴香”“视神经”及“药力”使得天使的明目手法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在准备工作后,亚当看到了人类的怨恨嫉妒、种种死亡、沉迷女色、暴力战争及灭世洪水等场景。接着,天使以神示伤眼为由,将“视频”转换为“音频”,继续预告着人类的未来。亚当听到了人类中神灵的冒犯、宗教的分

流、摩西的成就、耶稣的贡献等故事。

无论是眼观还是耳闻,《失乐园》中呈现的未来给亚当带来了冲击,也带来了安慰。这一点与现代科幻的预警作用对应。关于未来的描绘是现代科幻中常见的话题,正如詹姆斯·冈恩所言:“尽管科幻作家能够随意把玩时间,回到过去的时光里四处游荡,或是把自己送到其他星球上去,但未来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33][324]}显而易见,这部史诗同样给现实世界带来警示,并启发现实世界的人们谨记未雨绸缪的重要性。除了亚当之外,夏娃也在睡梦中接受了上帝的教育:

我知道你从哪儿回来,

到哪儿去了;当我悲伤、烦恼,

倦极而睡时,上帝也在睡中

用梦境教导我,告知我大好消息。(12.610—613)^{[10][468]}

不难猜想,夏娃所受的教育内容与亚当相同,从而使她醒来便决心与亚当同行。不仅是在《失乐园》中,经由睡梦接触未来的呈现方式在早期科幻中也十分常见。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 1890)、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 1888)、蔡元培的《新年梦》(1904)等皆是如此。

在其宏大的改写与想象中,弥尔顿留给后世的还有科学与宗教相交织的底色。瑞恩·哈肯布拉特(Ryan Hackenbracht)曾以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的作品为例,认为“弥尔顿是科幻小说中宗教信息的主要来源,而科幻小说对神正论、机器伦理或创造伦理以及外星生命本质的一些猜测都归功于《失乐园》”^{[34][315]}。的确,上文讨论的新宇宙、新居民和新技术中贯穿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新宇宙包罗了基督教中的天堂、伊甸园和地狱,新居民指的是基督教中的各类天使,就连新技术也与上帝和魔鬼的概念紧密相连。在16、17世纪,“英国知识界关心的、不能逃避的问题有两个:宗教信仰和刚刚抬头的科学思想”^{[35][61]},这也是萦绕在弥尔顿心头的问题。后来的众多科幻作品中往往徘徊着科学与宗教相交织的身

影,这一现象尽管不能完全归功于弥尔顿的《失乐园》,但弥尔顿及其《失乐园》对此影响深远。

一方面,尽管弥尔顿总被认为是宗教诗人,但这与其作品中的科学观及其对科学界的影响并不矛盾。在罗伊·弗兰纳根(Roy Flannagan)的书评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培根(Francis Bacon)给了弥尔顿一种科学观察的经验态度,布朗(Thomas Browne)给了他一双怀疑的眼睛,胡克(Robert Hooke)给了他一个微观的视角,波义耳(Robert Boyle)给了他一些理解人体内部工作的钥匙,而伊夫林(John Evelyn)为他定义了瘟疫性烟雾和非自然的空气污染”^{[36][132]}。同样的,反观弥尔顿对科学界的影响,著名的进化论集大成者达尔文(Charles Darwin)就是例证之一。“在贝格尔号航行期间,弥尔顿的《失乐园》是我的最爱,当我只能带一本书的时候,我总是选择弥尔顿。”^{[37][3]}达尔文谈及自己在南美洲的旅行时如是写道。弥尔顿的《失乐园》给达尔文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他另一著作《人类始祖》(*The Descent of Man*, 1871)中。这里的“Descent”是一个双关语,既指“始祖”,也指“堕落”(Fall),而后者暗示的就是弥尔顿的《失乐园》。甚至在《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1859)出版之前,达尔文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下了同样的双关语,并用了强调的感叹号。他写道:“我们的始祖就是我们邪恶的起源!! 狒狒形态下的魔鬼是我们的祖父!”^{[38][112]}

另一方面,17世纪的英国刚好见证了科学与宗教的交融,《失乐园》则携带着这一时代印记。从17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的清教徒数量剧增,他们以同时信仰科学和宗教闻名,弥尔顿亦是其中一员。这样的文化交错在《失乐园》中的体现之一是天庭之战里的火药制造这一环节。在战争胶着之时,撒旦窥探了地下深处的蕴藏之物,从而制成了武器(大炮)所需的火药原料。的确,清教精神气质中功利主义原则十分鲜明,因为他们普遍赞成“知识应按其有用性来评价”^{[39][98]}。由于看到了对自然的科学研究能扩大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宗教赋予科学的价值越来越

高。然而,当科学带来的技术走向反面,即当它未能“使人们的生活变得甜蜜”^{[39][99]}时,在上帝眼里就不是善行。由此,宗教可以将科学的价值重新贬为零。基于此,意料之中却又令人咋舌的是,好天使拔出的山峰压坏了填满火药的大炮。尽管机器中布满了火药,却依旧无法对抗大自然的群山。在对神(自然为主力)魔(科学为主力)大战的刻画中,弥尔顿的宗教信仰与科学信仰互相交错。同当时皇家学会的大多数清教徒一样,弥尔顿也没有明确表达哪一方更为重要的想法,仅仅是让读者在这两者中做辩证的思考,而这一态度影响了后来的众多科幻作品,尤其是深受英国文化影响的美国科幻。比如,《大角星之旅》(*A Voyage to Arcturus*, 1920)的开头就是降神会,《异乡异客》(*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 1961)中有从火星归来的“先知”孤儿,“沙丘系列”(Dune, 1965-1985)里救赎性的宗教叙事等。

四、结语

《失乐园》中关于新宇宙、新居民和新技术的想象给后世留下了无穷的科幻财富。它使其不再局限于对宗教神话的改写,同时也包含了对科学未来的想象。追溯现代科幻与《失乐园》的渊源,意义有三:首先,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并提升科幻文学在当代的地位与价值。结合17世纪文学中的科幻色彩,我们更加意识到科幻小说并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其次,科幻小说有益于保持经典与传统文学的永恒与不朽。《失乐园》中的科幻冲动影响了后世众多科幻作家,这种影响间接地将弥尔顿“适当的听众,哪怕不多”(7.31)^{[10][346]}扩散到“适当的听众,而且很多”的状态,同时也能将更多人领进弥尔顿经典史诗的大门。最后,所谓的高眉、低眉文学可由此被置于同一层语境中,供学界发现更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促进文学内部的跨越、比较与汇通。由于科幻文学被牢牢地定位成通俗文学,对《失乐园》的新认识可能会引发经典文学研究者的批评。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弥尔顿史诗《失乐园》,还有对整个科幻领域的新维度认知。

注释:

① Katherine Calloway Sueda 在 *Milton Studies* 中提到“科幻”作为一个术语是在1927年被创造出来的。这个时间有误,应当是1929年。

② 转引自 Tanner J. S., "And every star perhaps a world of destined habitation": Milton and moonmen," *Extrapolation*, Vol. 30, No. 3(1989), p. 268.

③ 天堂和其中的天使也凭等级划分,弥尔顿采用了传统的、部分以圣经为基础的天使等级命名法将其从高到低分为:撒拉弗(seraphim)、基路伯(cherubim)、宝座(thrones)、治权(dominions)、德性(virtues)、权势(powers)、王国(principalities)、天使长(archangels)和普通天使(plain angels)。英文见 Raymond J., *Milton's Angels: The Early-Modern Imagi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62.

④ 《失乐园》引文来源为朱维之译本,个别地方有改动。

参考文献:

- [1] Roberts A., *Science Fi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0.
- [2] [英] 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马小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 [3] Dodds L., "Death and the 'paradise within' in *Paradise Lost* and Margaret Atwood's *Oryx and Crake*," *Milton Studies*, Vol. 56(2015), pp. 115-150.
- [4] Sueda K. C., "Milton in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Milton Studies*, Vol. 63, No. 1(2021), pp. 136-153.
- [5] [美] 詹姆斯·冈恩、郭建中编:《科幻之路第一卷:从吉尔伽美什到威尔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 [6] Suvin D., *Positions and Presuppositions in Science Fiction*,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7] Knoppers L. L. & Semenza G. M. C.(eds.), *Milton in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8] Desser D., "Blade Runner. Science fiction & Transcendence," *Literature/Film Quarterly*, Vol. 13, No. 3(1985), pp. 172-179.
- [9] Raymond J., *Milton's Angels: The Early-Modern Imagi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0] Milton J., *Paradise Lost*, in Hughes M. Y.(ed.), *Complete Poems and Major Prose of John Milton*, New York: The Odyssey

Press, 1957.

[11] Edwards K. L., *Milton and the Natural World: Science and Poetry in Paradise Lo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 陈文龙、王珂编著:《开普勒的梦:太空探险科幻小说赏析》,广州: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

[13] 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15—17世纪》,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14] 郭圣铭:《地理大发现》,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15] Dobranski S. B., "Pondering Satan's shield in Milton's *Paradise Lost*," *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Vol. 35, No. 3 (2005), pp. 490–506.

[16] Wester E., "Starry messengers: Galileo and the role of the observer in *Paradise Lost*," in Catherine G. M.(ed.), *Milton and the New Scientific 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p. 127–149.

[17] Trubowitz R., "The Fall and Galileo's law of falling bodies: geometrization vs. observing and describing things in *Paradise Lost*," in Catherine G. M.(ed.), *Milton and the New Scientific 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p. 79–107.

[18] [俄]鲍·格·库兹涅佐夫:《伽利略传》,陈太先、马世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19] Tanner J. S., "And every star perhaps a world of destined habitation: Milton and moonmen," *Extrapolation*, Vol. 30, No. 3(1989), pp. 267–279.

[20] Knight D., "Science fic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Vol. 1, No. 1(1986), pp. 69–79.

[21] Raymond J., "With the tongues of angels: angelic conversation in *Paradise Lost*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Marshall P. & Walsham A.(eds.), *Angel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56–281.

[22] Atwood M., "Aliens have taken the place of angels," 2005–06–16, <http://www.theguardian.com/film/2005/jun/17/sciencefictionfantasyandhorror.margaretatwood>, 2022–03–20.

[23] Danielson D., *Paradise Lost and the Cosmological Revol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4] Hawkins Z., "Flights and fancy: wings and the ethics of knowledge in *Paradise Lost*," *Milton Quarterly*, Vol. 53, No. 3

(2019), pp. 119–142.

[25] Milton J., *Samson Agonistes*, in Hughes M. Y.(ed.), *Complete Poems and Major Prose of John Milton*, New York: The Odyssey Press, 1957.

[26] 郝田虎:《〈失乐园〉〈弗兰肯斯坦〉和〈机械姬〉中的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外国文学》2019年第1期,第3–14页。

[27] 严锋:《假作真时真亦假:虚拟现实视野下的〈红楼梦〉》,《中国比较文学》2020年第2期,第2–17页。

[28] Sherman W. R. & Craig A. B., *Understanding Virtual Reality: Interface, Application, and Design*, New York: Elsevier, 2003.

[29] 胡家峦:《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园林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30] [美]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刘钢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

[31] [法]布鲁诺·阿纳迪、帕斯卡·吉顿、纪尧姆·莫罗:《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神话与现实》,侯文军、蒋之阳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

[32] Welburn J., "Divided labors: work, nature, and the utopian impulse in John Milton's *Paradise Lost*," *Studies in Philology*, Vol. 116, No. 3(2019), pp. 506–538.

[33] [美]詹姆斯·冈恩:《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姜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34] Hackenbracht R., "Galactic Milton: angelic robots and the fall into barbarism in Isaac Asimov's *Foundation* series," *Milton Studies*, Vol. 57(2016), pp. 293–321.

[35] 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36] Flannagan R., "Rev. of Milton and the Natural World: Science and Poetry in *Paradise Lost* by Karen Edwards," *Milton Quarterly*, Vol. 34, No. 4(2000), pp. 132–134.

[37] Darwin C.,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and Selected Letter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8.

[38] Bickford I., "'Awful doubt': Milton and Darwin in the land of fire," *Milton Studies*, Vol. 58(2017), pp. 103–124.

[39] [美]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吴忠、蒋效东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SF Impulses in Milton's Paradise Lost

Wang Yuying Hao Tianhu

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ton's Paradise Lost and science fiction(SF) has gain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but the existing studies are either ambiguous or often off-target. Ambiguity refers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claims that Paradise Lost contains the "SF germ", "can be described as SF" or "is SF". Although it is clear from these statements that Milton's Paradise Lost has very deep roots in SF, the claim that "Paradise Lost is SF" needs to be modified thoroughly. Off-targetness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Milton's relationship with fantasy literature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critical attention, but such studies tend to be partial studies of "Milton and fantasy", ign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ton and SF".

Based on a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the authors sort out the SF elements in Paradise Lost: the new universe (self-consistent cosmology+space travel), the new inhabitants (aliens+monster+mad scientist) and the new technology (the concept of virtual reality). First of all,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religious orthodox dogma, the cosmology in Paradise Lost revolves around three common religious locations: Heaven, Eden and Hell, which are subject to their respective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separation of regimes in each world in Paradise Lost is the premise of Milton's well-ordered universe. Within this cosmology, space travel becomes possible, referring mainly to the travels of Satan and Raphael. Through comparison, we can not only see the contrast between darkness and light through the divergent descriptions of the two space trips, but also discover the influence of the great geographical discoveries and Galileo's telescope on Milton's narrative poem. Secondly, the appearance of a new world attracts new inhabitants, referring mainly to the aliens, namely, the angels. Among the poet's angels, the most influential on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is the fallen angel Satan, who may be regarded as a colonizer of the earth and also one of the prototypes of "monster" and "mad scientist" in modern SF. Thirdly, inspired by Yan Feng's re-reading 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rtual reality, the authors propose that the concept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has already taken shape in Paradise Lost. Specifically, it is related to the reflection, dream and illusion in Paradise Lost, i.e. Eve's reflection in the lake, Eve's dream created by Satan and the hallucinatory vision of the rebel angels. These three groups of SF elements analyzed above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SF impulses" of this epic, revealing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many thought experiments in Paradise Lost and the intertwined ideological understone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The imagination of new universe, new inhabitants and new technology in Paradise Lost has left abundant implications of SF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aking "SF impulses" as a keyword, the article re-reads the classic work Paradise Lost, offering three innovative points. First, the research topic is new. On the basis of a familiar knowledge of the history of SF and classic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selects Paradise Lost, a classic text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nects modern SF with early modern classic literature. Second, the research idea is original. The general framework of the article—"new universe", "new inhabitants" and "new technology"—integrates modern SF with classic epic. Third,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is innovative. Science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germination of SF, and Milton lived in 17th-century England, which witnessed the geographical discovery and the first scientific revolution. Tracing the origins of modern SF in connection with Paradise Los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t helps to further clarify and enhance the status and value of SF in contemporary times; it helps to maintain the timelessness and immortality of classic and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it promotes the crossing, comparing, and convergence of the traditional epic and modern SF.

Key words: John Milton; Paradise Lost; fantasy literature; SF impulses